

MAIDENS, MOTHERS, MYTHS



Diana & Jackie

一个是英伦的玫瑰
一个是白宫的传奇
跨越时间空间的界限
找到相似的生命轨迹

戴安娜

杰奎琳



[美] 杰伊·马尔瓦尼 著
苗华建 译



上海遠東出版社



Diana & Jackie

戴安娜与杰奎琳

[美] 杰伊·马尔瓦尼 著 苗华建 译



上海遠東出版社

DIANA AND JACKIE by JAY MULVANEY

Copyright: ©2002 by JAY MULVAN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5 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 St. Martin's Press, LLC. 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安娜与杰奎琳/(美)马尔瓦尼著;苗华建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ISBN 7-80706-000-X

I. 戴... II. ①马... ②苗... III. ①戴安娜(1961~1997)-生平事迹②肯尼迪,
J. -生平事迹 IV. ① K835.617=53 ② 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0861 号

戴安娜与杰奎琳

著 者 / [美] 杰伊·马尔瓦尼
译 者 / 苗华建

责任编辑 / 张安平 赵瑾

装帧设计 / 张晶灵

版式设计 / 李如琬

责任制作 / 晏恒全

责任校对 / 周国信

出 版 /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36)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http://www.ydbook.com>

发 行 / 上海书店在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装 订 / 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 次 /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字 数 / 309 千字

印 张 / 11.5

印 数 / 1 ~ 6000

图字: 09-2004-545 号

ISBN 7-80706-000-X

K · 36 定价: 25.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献给迪克·杜安与鲍勃·西克斯顿

怀念我的好朋友
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威廉·莎士比亚，《理查二世》



导言

一位总统的葬礼，一位王妃的葬礼，是当代两场最令人感伤的仪式；而这两场葬礼中令人魂牵梦绕的核心人物则是两位女性。

这两位女性使整个世界瞬间都静止了。其中一位端庄凝重地走在被刺身亡的丈夫的灵柩后面，而另一位则安卧在国旗覆盖的灵柩里。灵柩在古城的卵石街道上缓缓地移动，上面安放着一个花圈，挽带上题着“献给妈妈”的手写挽辞。

在这少有的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时刻，两位女性成为万人瞩目的中心。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尽管彼此素不相识，却感受到共同的意志和愿望，这是他们一次难忘的经历。

她们是威尔士王妃戴安娜和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两位女性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她们既受到过公众的追捧，也遭受过公众的谩骂。

历史上，有过一些女性体现了她们那个时代的向往，她们的音容美貌直到今天依然栩栩如生。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和圣女贞德就是其中的两位。但是，她们之间相隔着几个世纪。而由两位女性共同占据世界舞台，却是罕见的现象。戴安娜和杰奎琳是两位性格迥然不同的女性，但她们的生活经历却十分相似。

由于父母离婚的缘故，她们的年轻时代支离破碎，之后她们分别与背景及性情都很复杂的男人结婚，过着没有幸福的婚姻生活，直至她们去世。由于无所不在的媒体报道，所有这些经历一直处于众目睽睽之下，在公众看来，戴安娜和杰奎琳的形象是再熟悉不过了。

杰奎琳·肯尼迪进入公众视线之际，正好是电视的黄金时代，这一通讯工具能够即时地向全球作出报道。她是电视时代的第一位第一夫人，通晓电视的种种魔力，与电视时代的其他屏幕名人如露西尔·鲍尔^①相

^① Lucille Ball (1911—1989)，美国著名影视演员，代表作有《虎度门》、《我爱露西》等，曾被誉为美国电视皇后。

导言

比，毫不逊色。杰基(杰奎琳的昵称)擅长利用媒体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她所感兴趣的事情，认为这些对于公众同样是重要而值得关注的。比如，她对白宫的改造就是一件轰动全国的趣事。杰基还善于利用电视展现自己希望留给观众的美好形象。她很少公开发言，终其一生都蕴涵着神秘的气韵，就像一位无声电影的明星。

20年以后，当戴安娜·斯潘塞登场时，电视技术已臻成熟，可以窥测名人私密，煽动公众贪婪的求知欲望。不管遇到什么限制，电视都能设法披露真相。过去可以成为永久秘密的事情——比如美国总统的性绯闻——现在却成了全天候运转的电视媒体广为宣传的素材，从早餐时段的新闻节目直到子夜时分的搞笑独白节目，无一例外。直到去世前的几个月里，戴安娜才开始运用苦学得来的媒体知识为一项有意义的事业作了无私的宣传，即“反地雷伤人运动”。(有个例子可以印证她的影响力：她把备受关注的媒体运作方式导入她所倡导的运动中，使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地雷伤人的问题上，最终为乔迪·威廉斯^①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大部分时间里，戴安娜都没有利用媒体力量以展现她希望公众看到的那个形象。相反，她希望通过媒体的镜头寻找真正的自我。

尽管对媒体的态度不尽相同，但很奇怪，戴安娜和杰基的生活居然十分相似。她们的故事被传诵了无数次，但是没有人对她们作过比较。表面上看，作出这样的比较并不困难，而且还会产生花边新闻的效用：她们的丈夫都欺骗过自己，她们都是时尚的象征，都是称职的母亲等等。但是，通过更仔细的观察我们能够发现，她们不同的生活道路实际上具有非常明显的共同特征。

戴安娜和杰基都是不幸的离婚家庭的女儿。她们都与比自己大12岁的男子结婚。查尔斯·温莎与杰克·肯尼迪都是精力充沛的单身汉，都需要一位“具有象征意义的新娘”以推进自己的事业。两位女性因为

①Jody Williams，美国著名反地雷人士。

导言

婚姻关系而进入名声显赫的家族，这两个家族都迫使媳妇为家族利益放弃自己的个性。她们都通过婚姻而得到官方的身份，两人都精明地塑造了自己的公众形象，形成了自己的格调和魅力，引领着世界时尚潮流，这股潮流即便在她们去世之后依然长盛不衰。最终，她们永远地打破了“第一夫人”和“王妃”的固定模式。

尽管她们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却迥然不同。杰基是父亲的骄傲，她常年服用“维生素P”（P是单词“praise”的缩写，意为赞赏）。而戴安娜是英国一个当时膝下无子的贵族家庭里的三女儿，她的出生使这个家庭感到失望。杰基受过良好的教育，为登上世界舞台做了充分的准备。戴安娜的教育程度大抵相当于高中退学学生，她是凭借本能而不是智慧思考的。英国出生的戴安娜用美国式“颤抖的下嘴唇”说话，乐于向世界打开心扉。杰基却具有典型英国式“禁闭的上嘴唇”，严格恪守“永不埋怨、永不解释”的格言。

她们自然都扮演了一个基本的角色，即女性的角色。戴安娜和杰基都是生活在她们那个时代里的女性。女性典型的三个阶段为，处女、母亲、龙钟老妇。她们的历程却不同，她们经历的是少女、母亲、神话这三个阶段。其间的转变如同三棱镜，折射出各自的人生故事。她们的人生经历告诉了我们，在过去两代人的阶段里，妇女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代人不应该做的事情，对另一代人就是合乎标准的行为。戴安娜和杰基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关联，似乎年长的杰基为年轻的戴安娜开辟了人生的道路。比如，当戴安娜的婚姻生活被披露时，有关杰克·肯尼迪对妻子不忠的真相早已广为人知。蒙骗公众是不可能的。戴安娜可以表达自己的狂怒心情和遭到背叛后的真实情感，而杰基受到当时传统以及本人教养的约束，只能掩饰自己的真实感受。

戴安娜进入公众的视线时，还是一位少女、幼儿园的一位教师，有着招人喜欢的羞涩神态和纯洁的名声。为了遵循古老的观念，即君主应当成为英国社会道德的楷模，查尔斯王子需要找到一位新娘，她必须无

导 言

愧于象征“纯洁”的白色婚纱。对戴安娜而言，她的生活必须符合这个标准。而查尔斯乃至整个王室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如此，王室婚礼还是如期举行，少女在数百万人的注视下成为王妃。在公共舞台上戴安娜将要改变自己，但她现在还是“害羞的戴”——一个受到引诱和被背叛的无邪少女——这便是她要长久背负的职责。

戴安娜作为少女而进入我们的视线，杰基作为母亲而映入我们的脑海。确实，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杰基的第一个成就是生育了一个儿子，人们认为他将继承肯尼迪家族的政治遗产。做好一个母亲，是杰基最初几年公共生活的主题。她在白宫的住所里辟出厨房和餐厅，让肯尼迪一家聚在一起就餐；她大量削减自己的官方时间，尽可能地与两个子女呆在一起，尽全力保护他们，让他们免受喜欢奉承的仆人、偷偷拍照的旅游者以及窥测隐私的记者的干扰。

做一个母亲，是杰基最快乐的事情，而这样的快乐是经过艰辛的努力才得到的。在结婚的第二年，也就是1955年，她经受了一次流产。一年以后，在几乎临产的时候，她又遭受了胎死腹中的悲剧。1957年杰基生育了女儿卡罗琳，三年之后又生育了小约翰·F·肯尼迪，这给肯尼迪家族带来了莫大的欢愉。1963年，杰基的第二个儿子帕特里克·布维尔·肯尼迪出生后第二天因患呼吸道疾病而去世。宝宝的去世，使杰克和杰基两人之间比在结婚十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依恋。随后，即是肯尼迪及其夫人不幸的达拉斯之行。

杰奎琳·肯尼迪在34岁时成为单身母亲。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她有过第二次的婚姻，并且有过长时间的浪漫经历，但基本上仍然是一位单身母亲。

很难把戴安娜和杰基称作龙钟老妇。杰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享受着令她感到满足的事业以及温暖可爱的人际关系。戴安娜继续从事她认为十分重要的事业，为自己的生活道路奠定基础。她们的生活环境为她们创造了生活的第三阶段：神话。

导言

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没有王冠。不过，作为第一夫人所经历的1 000天使她从一个书生气十足的瓦萨大学的女学生成为一个神话人物。她培育了她的国家的审美情趣，培养了公众对文化传统的鉴赏能力，她创造了完全独立于总统的第一夫人的位置，在1963年11月那沉痛的4天里，她使全国公众心系于斯，举国与之同悲。

早在1980年的秋天，当戴安娜走进我们的视线时，简直太完美了，我们被这位魅力无穷的年轻姑娘完全征服了。她的脑袋习惯地低垂着，从汽车上下来，向任教的幼儿园走去，双眼紧紧地盯着人行道，那条轻柔的裙子微微地摆动，这幅照片是非常有名的。

戴安娜的童话故事只延续了很短的时间，这个故事里有一位快乐的王子、一位王妃和两个小王子。然而，童话不久就破灭了，过去的喃喃私语现在变成了大声的吼叫，这一吼声直指王室的要害。王妃公开地谈论王妃不应该知道的事情。戴安娜的部分神话是，尽管这位女性符合故事书里王妃的一切要素，即高挑、金发、瘦削、美丽、富有，但她还是讲出了通常女性由于羞耻而不愿意道明的事实：贪食、背叛、通奸、压抑和离异。在她表白自己无法摆脱现实生活的压力和毁灭性行为的同时，也为全世界的女性打开了一扇门，摆脱羞耻和自尊的束缚，直言不讳地讨论与女性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戴安娜和杰基触动了我们潜在的愿望。我们对杰基与生俱来的高贵品质和戴安娜的无助做出了反应。杰基是生活游戏里的一位胜者，戴安娜则是一个牺牲品。她们分别是美国的第一夫人和英国的王妃。下面就交织地叙述她们各自的生活。

序曲

两个婚礼

这里有诸多的神话素材。

——罗伯特·朗西，快特伯雷大主教，1981

年 7 月 29 日

那天的场景宛若一个神话，庄严的老宅充满着欢笑和期待，显得生气勃勃。早晨的太阳跃动着，透过树丛洒下斑驳的阳光。宅子与周围社区历经沧桑，目睹过许多重大典礼，然而今天依然称得上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的婚礼将成为这所宅子漫长历史中的标志性事件。这座宅子即便算不上宫殿，也称得上是豪宅了，它有众多的起居室、客厅和接待室，两个餐厅和独立的工人用房，另外，还有供 20 多人留宿的众多卧室。

宅子很少这样热闹过。仆人和工作人员匆

匆往返于后门楼梯，给宾客端茶送水和取回早餐盘子；小孩子的笑声越过门厅，在微微暖风的吹拂下，传到了更远的地方；即便对盛典的成功承担重大责任的人，比如服装师、美发师和化妆师，也被这一炫目的浪漫时刻所深深吸引。他们的任务极其重要，要把三楼闺房里的那位年轻姑娘变成非同寻常的美丽新娘。他们必须创造出一种象征：一个妻子，一位王妃。许多人将关注他们的工作成果，现在他们正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

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就是今天的中心人物，此刻正站在黄色墙面的闺房中间，纤细的腰间裹着紧身的晨衣，准备迎接一生最重要的时刻。有朝一日，她将成为世界上最为知名的女性，但是今天，她只是一个正在准备婚礼的年轻女性。总有一天，她的生活将成为亿万公众关注的焦点，有人崇尚她，也有人责骂她，但是，在这样的早晨，她将尽情投入这个精心安排的典礼中去，为此耗费了许多心血。终有一天，她会吸引全世界的关注，人们将驻足注视她的灵柩缓缓驶过首都的街道。但是今天，她充满着希望、憧憬和梦想，全然不会意识到生活的险峻。她是一个新娘，一个即将嫁给自己所爱的男子的年轻姑娘，此刻，她和自古以来所有等待古老典礼即婚礼的女性一样，心中充满了欣喜和与人分享幸福的渴望。

她个子高挑，比通常女性还要高一些，而且身材匀称，散发着健康和活力。今天是她最幸福的一天。她从小就憧憬着这一天，为了这次婚礼已经准备了几个月。在姐妹、家人和朋友的照料下，她专心致志地展开眼下的工作。她坐在白色的柳条凳子上，深深吸了一口气，悄悄望了一眼卧室窗外，美发师开始梳理她浓密的短发，一会儿还要给她戴上家传的头饰。头饰很脆弱，很难戴上，美发师必须十分小心，才能把头饰万无一失地戴在头上。

做完了发型，她站起来脱去了晨衣。在美发师和母亲的女仆的帮助下，她穿好了婚纱，小心翼翼地避免在丝质婚纱上染上淡妆的痕迹。

婚纱的纽扣和拉链都已锁定，各个部位平整无褶，她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婚纱是一件杰作，一件昂贵的艺术品，它的腰收得很紧，摇曳的长裙花费了大量的丝绸和薄纱。这是一件令人称奇的婚纱，它表达了“主人是一位新娘”的寓意。尽管与当代时尚没有太多关联，却蕴含着浪漫与历史的玄秘。人们也许见过斯佳丽·奥哈拉^①或者欧仁妮^②穿过这样的礼服。就新娘的品位而言，婚纱也许稍显夸张，但是她明白，婚礼上穿这件衣服是非常得体的，在她经过长廊时，会引起人们的赞美。她很像神话故事里那位将和王子成婚的女主人公。

平心而论，这也是杰基希望达到的效果。

纽波特，1953年

1953年9月12日，24岁的杰奎琳·李·布维尔即将成为约翰·F·肯尼迪的新娘。肯尼迪是马萨诸塞州新近当选的参议员。父亲是前美国驻英国大使。在父亲的激励下，凭借家族权势和财富，肯尼迪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当选美国参议员，以及在竞选中战胜小亨利·卡伯特·洛奇，36岁的肯尼迪在美国政治舞台上赢得了良好的声望和地位，过去很少有人如此一帆风顺，许多人对此嫉妒不已。他无疑是全国最有人气的单身男子，有着远大的前程。但是为了更大的成功，除了其他条件之外，他还需要一位妻子。一位能够相伴左右的妻子，一位能够为他带来子女和家庭的妻子，只有这样，他才能向全国公众证明，他具备领导这个国家的全部要素。领导才能、英雄主义情怀、非凡的人格魅力以及健康的家庭生活，这就是公众希望领袖具备的品格。肯尼迪几乎拥有所有的领袖品质，自然受到公众的拥戴，只是，他还缺少一位妻子。因此，他的任务是要找到一位合适的妻子，然后成家。

① Scarlett O'Hara，美国著名长篇小说《乱世佳人》又译《飘》的女主人公。

② Eugénie，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皇后。

朋友们意识到，他们两人都具有活泼与机敏的品格，很可能彼此钟情，于是介绍两人相识。（杰基后来回忆道，“这是一次大胆的配对”。）杰克的朋友认为，未来的妻子必须信奉天主教并具有良好的社会背景，除此之外，她还应当能够欣赏他的智慧。他们发现杰基·布维尔是一个绝佳人选。她出生于一个颇有名望的法国天主教家庭，由于父母的二次婚姻以及由此带来的姻亲关系，她与美国特权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她很漂亮，读书很多，性格很对肯尼迪的路子，即喜欢嘲讽，稍显独立，眼光敏锐。

的确，她是杰克·F·肯尼迪所希望的完美新娘，就像故事书里杜撰出来的美丽仙女。当她从哈默史密斯庄园的窗户向外眺望的时候，目光触及向纳拉甘西特海湾延伸的那一片坡地时，她清楚地意识到，婚礼的意义远非嫁给一个她所爱男子那般简单，它还具有深远的象征含义。她是延续肯尼迪家族香火的重要一环。她在镜子前把珍珠项链戴在脖子上的时候，已经准备将自己置身于千万民众的关注之中，他们现在正注视着她的表现。

伦敦，1981年

距离那个9月清晨的28年之后，在英国王太后的伦敦住所——克拉伦斯宫里的一间临时闺房里，戴安娜·弗朗西丝·斯潘塞站在一人高的金边镜子前，面临着与当年杰基惊人相似的处境。不同的是，今天全世界亿万公众都在关注戴安娜的表现。戴安娜也要嫁给一位王子。和杰基不同，戴安娜的郎君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王子，他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尊贵头衔，查尔斯·菲利普·阿瑟·乔治、威尔士王储与切斯特伯爵、康沃尔与罗思塞公爵、卡里克伯爵及伦弗鲁伯爵、苏格兰诸岛及大斯图尔德勋爵，他还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群岛的王位继承人。与这位男子结婚，就意味着成为他的终身伴侣，日后还将成为王后。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不停地猜测，查尔斯王子会找哪位女子成婚。他的每一次约会，他在公共场合对某位女子的每一次微笑，都

会引发媒体的猜测，这位王子会在什么时候宣布订婚的消息。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媒体的态度不断升温，其部分原因是查尔斯本人已经宣布，“30岁是最好的结婚年龄”。不仅媒体和公众急切地关注他是否会在32岁结婚，他的家族同样着急。他的父亲菲利普亲王即爱丁堡公爵，对儿子未能履行职责焦急万分，这项职责就是必须成婚并生育王室的继承人。查尔斯在各个阶段有过许多女朋友，而且常常见异思迁，但是最终他还是找了一位“邻家女孩”，不论从实际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可以这么说。

斯潘塞一家与君主有着长期而广泛的关联。戴安娜的父亲，第八代斯潘塞伯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担任英国女王及其父亲乔治六世的王室侍从。离开王室侍从的职业后，他迁移到桑德林厄姆居住，居所隔壁就是女王的私家庄园，戴安娜就出生在那里。不过，斯潘塞家族与王室的联系并没有就此中止。戴安娜的弟弟查尔斯把女王看作自己的教母，1977年，他以侍从身份进入王室，为女王陛下服务。戴安娜的姐姐简嫁给了女王的私人秘书助理，而她的外婆鲁斯即弗莫伊夫人，也是一位王室女侍，与伊丽莎白女王及王太后过从甚密。

两位祖母级人物一开始就认定，戴安娜是威尔士王子最佳的新娘人选。家庭背景良好，长相也很出色，看起来她是一位招人喜欢、脾气温顺的年轻女子。戴安娜就是最佳人选。她很年轻（订婚时才19岁），不太可能拥有浪漫的经历，假如拥有浪漫的经历，就可能损害她的声誉，这在王室看来是不体面的。尽管按照现代观点来看，这个标准应当受到质疑。但从表面上看，一切似乎都是完美的。

然而……

在那个温暖7月的清晨，戴安娜从克拉伦斯宫向窗外望去，看到了成百上千的人。为了占据一个不错的观看位置，他们已经在大街上风餐露宿了两三天。那时，戴安娜刚刚20岁。杰基举行婚礼的时候，她对环境非常熟悉，因为10年来，哈默史密斯庄园一直是她们夏天的住所。而克拉伦斯宫对说话轻柔的戴安娜来说，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订

婚后她只在这里住过几个晚上。当时王室成员认为，出于安全和行为得体的考虑，戴安娜应该从伦敦的单身女子公寓里搬出来，因为那里地处名声不佳的伊尔斯地区。几年之后，戴安娜还记得，在那个清晨，她“在克拉伦斯宫里起床时，心里非常平静……，我想我应该是早上5点起的床”。她从窗子前走开，走到镜子前，看着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像。镜子里的自己是一个花样美丽的新娘，就像神话里的公主。高高的个子，像希腊神话里亚马逊族女战士，一头金发，体态匀称，不过宽松的礼裙还是把她的优美体态遮住了。尽管如此，她的高挑身材与贵族气质依然散发出魅力，用王太后的话来说，她“就是魅力无穷”。

从外形上看，戴安娜的婚纱与杰基的婚纱十分相像，收腰都很紧，裙子都很长。这件礼服是一对夫妻服装师的杰作，丈夫名叫戴维·伊曼纽尔，妻子名叫伊丽莎白·伊曼纽尔。戴安娜拍订婚照时穿过几套由他们设计的服装，最后决定让他们设计婚纱。伊曼纽尔夫妇十分清楚，自己的服装设计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他们调查了王室婚纱的设计历史，亲自坐到圣保罗教堂的椅子上，测算婚纱各部比例及颜色搭配，就王室礼服的特殊要求与其他服装设计师商量。与近期的王室礼服相比，他们设计的礼服具有更浓的浪漫情调，更加轻柔飘逸。

杰基的婚纱是一件精心设计的艺术品，而戴安娜的婚纱设计同样煞费苦心。戴安娜的婚纱甚至比杰基的婚纱还要漂亮，它使戴安娜更年轻、更女孩子气，就像故事书里的女主人公那样漂亮。杰基的束腰礼裙有一对短小而带有垫肩的袖子，束腰部分缀着复杂的褶子与镶边，看上去就像印度式腰带。戴安娜的束腰礼裙包含更加浪漫的神韵，上面装饰着丝织褶边，长袖上点缀着小结、褶子与花边，其中还有一小块卡里克麦克罗斯花边，那是她未婚夫的太祖母即玛丽女王的佳作。戴安娜的头上戴着斯潘塞家族祖传的头饰，呈卷曲形状，上面镶嵌着宝石质地的蝴蝶结，最精彩的是点缀丝质面纱的那一串闪闪发亮的祖母绿宝石小圆片。杰基的头饰也是家传之宝，一件是祖母的花边帽，另一件是铺张的面纱，面纱原先明快的白色由于岁月的变迁而稍稍发黄，

因此杰基的婚纱应当用乳白色的塔夫绸作材料。这样，尽管礼服和面纱的白颜色不太纯正，但搭配起来却相得益彰。

戴安娜在姐姐萨拉的帮助下穿好婚纱，萨拉已经陪了她整整一夜。穿衣服的时候，戴安娜和在场的人说笑打趣。伊丽莎白·伊曼纽尔后来回忆道：“戴安娜一直在和人开着玩笑，还哼着《就一个小甜桶》的歌儿……她的兴致很高，非常兴奋。”聚集在她周围的一些伴娘。伊丽莎白公主在1947年嫁给希腊王子菲利普，她是最后一个在英国成婚的王位继承人。当时，她的伴娘都是一些同辈人，8位女性都出身贵族，其中包括玛格丽特公主及其表妹亚历山德拉公主。许多年之后，英国的这个传统开始改变，年轻女孩在孩子的陪伴下走向红地毯被认为是一种时尚作法。通常是侄子或侄女，也可以是教子，或者亲密朋友的后代。这一新的传统可能始于1960年，玛格丽特公主结婚的时候，差不多快30岁了。与她同辈的女性朋友几年前就早已结婚，由她们来做伴娘显得过于庄重。从那时起，伴娘和侍从的责任就落在了孩子们的身上。

戴安娜的主伴娘是玛格丽特公主的女儿——萨拉·阿姆斯特朗琼斯小姐。萨拉已经有过伴娘的经历。1973年安妮公主与马克·菲利普斯上尉结婚的时候，就是由萨拉担当伴娘的；而在这次婚礼上，与她共同担当主伴娘的还有她的表妹因迪亚·希克斯。此外，作为伴娘出席婚礼的，还有查尔斯王子一位密友的两个女儿，萨拉·简·盖斯利和凯瑟琳·卡梅伦，戴安娜工作过的幼儿园园长克莱芒蒂娜·汉布罗——温斯顿·丘吉尔的第四代孙女。查尔斯的表弟尼古拉斯·温莎和他的一位密友爱德华·范·卡森的儿子，担当侍从的角色。他们站在克拉伦斯宫门厅处，等待戴安娜和她父亲在玻璃马车里就座。马车将把他们带到伦敦的圣保罗教堂。这真是一幅人间欢乐图啊！

但是……

戴安娜在狭小马车的封闭空间里一落座，就被宽硕的裙子、衬裙以及25英尺长的裙裾淹没了，还有几分钟，令人畏惧的任务就将落在

自己身上。她将走过圣保罗教堂那段长长的走廊，一想起这些，她不禁暗暗担心。她将在父亲的搀扶下走过去，不过很难说到底是谁在搀扶着谁。斯潘塞刚从中风里恢复过来，这场大病几乎使他丧命。他需要借助戴安娜的力量，正如戴安娜也需要借助他的力量一样。

无论是圣保罗教堂的数百名宾客，还是正在收看电视的上百万观众，都没有意识到戴安娜在走过长长走廊的时候，内心隐藏着的一丝恐惧。她全身心地爱着查尔斯王子，而查尔斯王子却对她若即若离，只是基于义务或者责任而表示出一丝爱意。她尽量抑制住自己的疑虑与担心，然而在走过红地毯的时候，在杰里迈亚·克拉克《号角齐鸣》乐曲的庄严节奏下，她依旧不能释怀。

戴安娜后来谈到未婚夫的情妇卡米拉·帕克·鲍尔斯时回忆道：“在走上长廊的时候，我当然知道此刻她就在教堂里。”对戴安娜来说，刚过20岁就嫁给一位世界上最富有的单身男子，是令人恐惧的。从走廊走下来，戴安娜心中充满了恐惧。这一切都是在演戏，自己的王子此刻正热恋着另一个女人，一想起这些，她就感到万分沮丧。

几年之后，戴安娜回忆道：“从走廊上下来，我一眼就看到了卡米拉，她脸色灰暗，戴着一顶盒状帽子。身边是她的儿子汤姆，他正站在一把椅子前面。直到今天，这一幕依然让我记忆犹新。”

走到走廊的尽头，她转向查尔斯王子，掩饰住了内心的疑虑和担心。人们禁不住会问，是否她会屈服于童话故事的魔力，与成百万观众一样接受假象，假装一切都是完美的。

然而，然而……

纽波特，1953年

在星期六靠近中午时间里，在哈里森大街那栋宅子里，似乎完美无瑕的典礼出现了差错。杰基的大喜日子有点失控了。婚礼的大部分细节，以及那些她有权做出的决定，都远离了她自己的本意，比如婚礼的规模，婚纱的设计，乃至烤制结婚蛋糕的面包师，都与原先的想